

死裡逃生記

戲說毛澤東之二十四

●劉昌博（自由作家、中外雜誌特約撰述委員）

張國燾鄙視毛澤東

毛澤東率領的紅一方面軍，這一年來轉戰黔、滇、川、康等省，翻山越嶺、涉溪渡江，歷經千辛萬苦，好不容易攻佔了川北重鎮懋功，莫不欣喜若狂；總以為企盼多日與紅四方面軍「會師」的日子到來了。大家一廂情願的認為：今後兩股強大的紅軍武力結合起來，一掃往日顛沛流離的陰霾，革命前景必然一片大好。

殊不知，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四日，紅一和紅四兩方面軍的領導人毛澤東與張國燾二人在晚宴上，爲了吃辣椒與革命有否關聯的問題，話不投機，各懷鬼胎，氣氛融洽不起來，險些兒演變成了「鴻門宴」，以致搞的不歡而散。

毛澤東回營後，他的湖南騾子脾氣發作，拍桌大罵張國燾目中無人，趾高氣揚，沒把他放在眼裡。因爲，他是中共黨中央在「

遵義會議」決議的中共最高領導人，他統率的紅一方面軍才是正統的「中央紅軍」；張國燾率領的紅四方面軍只是屬於紅軍的「地方部隊」，理應無條件接受毛澤東的節制與統馭。

可是，張國燾的想法卻大相逕庭，他認爲自古逐鹿天下，以力取勝，強者爲王，弱者爲臣；優勝劣敗，弱肉強食，洵是「天演論」的定律。如今，他統率的紅四方面軍盤據川、陝邊區，麾下轄有五個軍、十四個師、四十一個團，擁有大軍八萬多兵力；而且裝備精良、軍械齊全，在紅軍中無出其右。反觀毛澤東率領的紅一方面軍，論兵力不到二萬人，大炮丟光了，輕重機槍所剩無幾，每枝步槍平均約五顆子彈；裝備既差，軍服又破破爛爛，活像一群討飯乞食的「叫化子」，哪有中共「中央紅軍」的氣派；這般的殘兵敗將，張國燾壓根兒沒放在眼裡！

另一方面，張國燾有「江西老表」的優越感，論年齡雖比毛澤東小四歲，論出身及經

歷可比毛「高貴」多了。因張國燾是考進北京大學的高材生，五四運動的學運領袖，且是中共創黨的十二人之一。可是，在當時節的毛澤東，祇是北大圖書館一名默默無聞的助理員而已。故此，張國燾對毛澤東的出身及其率統的紅軍，都有點看不起，甚而心存鄙視。

於是，張國燾倡言反對「遵義會議」的任何決議，要求改組中共黨中央；理由是他並未參加此一會議，故其決議對他沒有任何約束力。此一倡言，無異直接否定毛澤東在中共黨中央的領導地位，挑戰毛的領導權，擺明要取而代之。

獲得暫時喘息機會

湊巧，這時客觀環境的改變，提供毛、張二人「兄弟鬩牆」的內訌空間。因爲，這一年西歐德國的希特勒被推選爲終身元首，窮兵黷武，推行侵略擴張政策；蘇聯的史達林趁其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成功，虎視眈眈

、意欲將其無產階級革命先進經驗推廣，進而赤化全球；美國的羅斯福大力推行新政、勵精圖治，意在執世界之牛耳。咱們中國國民黨的蔣介石徘徊於三岔路口，親蘇、親德、親美、徬徨瞻顧，正在傷透腦筋。

這時東方的日本，自從製造「九、一八事變」，侵佔我國東北，得寸進尺，繼而攻佔熱河，窺視綏遠，向長城各隘口進逼，頓使華北情勢危殆。日本又策動華北自治，成立偽「冀東防共自治政府」，直接威脅平津安全及我華北的主權。

此時的蔣介石在內憂外患交相煎迫之下，焦頭爛額；兼之全國軍民抗日情緒熾昂；他已無心與無力顧及川、陝邊境的剿共戰爭。因他的注意力，正轉向國際外交政策及如何應付華北的緊張局勢。

故此，盤據於川、陝邊境的紅軍，才獲得暫時喘息的機會；既無外敵相逼，毛澤東和張國燾乃趁隙好整以暇地進行中共黨中央領導權之爭。

麻辣酒精饒相流露

有一天，紅軍在邛崃山麓獵獲兩隻肥大的山豬，毛澤東得知，好不高興，找來兩名四川籍伙仗同志，要他們弄一兩道又快又好的拿手好菜來；因他素來嘴饒，當時肚子正餓了，沒有女人在身邊，只好急於吃這道「野味」。

哪兩名川籍伙仗同志是重慶人，一個的

拿手好菜是「麻辣火鍋」，另一個最拿手的招牌菜是「回鍋肉」及「紅燒肉」；作來簡便，很快就上桌了！

跟著毛澤東走的紅一軍領導同志如：朱德、彭德懷、劉伯承、劉少奇、鄧小平、楊尚昆、羅榮桓、陳毅、聶榮臻、羅瑞卿等，不是湖南人，就是四川人，都是喜歡吃辣椒的人。另如周恩來（江蘇淮安）、林彪（湖北黃岡）、葉劍英（廣東梅縣）等，近朱者赤，又轉戰西南，入鄉隨俗，也逐漸喜歡有「刺激欲」的辣味來。

三月不知肉味的老饕們，見到桌上這三道熱烘烘的佳餚，除了色、香、味外，還具有川味十足的辣、麻、燙。莫不食慾頓開，大快朵頤；尤其毛澤東的竹筷子夾著肥厚油膩的回鍋肉或紅燒肉，一大塊又一大塊朝嘴裡塞，饒相流露無遺；再佐以懣功當地的陳年高粱酒，一大碗又大碗向肚子裡倒。恰似水滸傳的「梁山泊」好漢們，在「聚義廳」上的宴飲豪情。

當時是六月天，麻辣菜與高粱酒同時下肚；劉伯承和鄧小平直呼：「今天吃得過癮，好不安逸帶板哦！」

每個人吃得開心，喝得痛快；由於麻辣和酒精在胃內攪和發酵，每人莫不渾身熱汗淋漓，眼淚直流，鼻涕橫飛；有的率性脫掉上衫長褲，打赤膊、著短褲，腰上扎一條毛巾，粗獷而豪放地划起拳來。

「同志們！咱們今天圍在一起的，都是

喜歡吃辣椒的一伙，吃辣椒與革命有關聯；因此咱們也是最喜歡革命的一伙，是不是？」毛澤東右手用筷子夾了一大塊沾滿紅辣油的回鍋肉，左手拿了一大碗酒，情緒激動地說：「張國燾、陳昌浩等是不喜歡吃辣椒的一伙，也可能是不夠革命的一伙，今後咱們這一伙喜歡吃辣椒的同志，要團結在一起，辣椒大家吃，革命大家搞是不是？」

「是哦！」與會的人情緒高昂，一塊起哄，乾了碗內的酒，毛澤東張嘴嚥吞了哪塊沾滴了紅辣油的回鍋肉，又仰起脖子喝完了哪一大碗酒，然後又豪情萬丈地說：

「不怕辣的人，搞起革命來，火辣辣的，必然不怕犧牲、不怕死、哪有不成功的道理。」

戰略觀點高瞻遠矚

由於，當天毛澤東「搞革命」的「搞」字，挺新鮮，夠通俗，有創意；從此紅軍的口語一變，除了「搞革命」外，更衍生出「搞鬥爭」、「搞生產」、「搞農業」、「搞工運」、「搞學運」、「搞女人」……，一直的「搞」下去，到今天的「搞四化」，搞的翻天覆地、方興未艾。

「今後，咱們搞革命，要朝哪個方向走？」朱德提出了問題。

「往西北行？」毛澤東衝口冒出這句話，是他心中一直惦記著貴州侗族老仙娘的偈語：「欲展凌雲翅，速往西北行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彭德懷要問個究竟。

「原因有五個。」毛澤東笑著回鍋肉，喝著高粱酒，揮著額上的大顆汗珠、口沫橫飛地說：「第一朝西北走是陝西和甘肅，此一地區幅員寬闊，物產豐富，又是蔣介石統治勢力最薄弱地區，易於生存和發展。第二咱們可到陝北跟劉志丹同志率領的紅十五軍團會合，如此一來，咱們的人槍就不比張國燾遜色了。第三哦！如今咱們打出的口號是『北上抗日』，確定的政策是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』，現在日軍已佔領東三省及熱河，西竄綏遠，南下進迫平津；紅軍從陝北穿過山西，即可達到抗日的目的；凜於『槍口對外』的民族大義，蔣介石也不敢冒天下大不韙，再來圍剿咱們！」

毛澤東講到這裡，與會的紅軍將軍，有的點頭、有的鼓掌，打從心眼裡欽佩他的戰略觀點，高瞻遠矚，洞燭機先，不愧是紅軍的大舵手，中共的最高領導者。

「聽君一席話，啓聾振聵；我建議大家乾一杯，以表示一致贊同澤東同志的高見。」這是葉劍英的提議，大家哄然各乾一大杯。

「剛才只說了三點，第四、第五點呢！」劉伯承追問。

這時，毛澤東見大家聽得入神，伸了一個懶腰，故意賣關子說：「今兒吃得酒醉菜飽，四川辣椒夠厲害，搞的滿身臭汗，能沖個涼或洗個澡，再講第四、第五點該多爽呀

！」

「前面不遠有個山谷的溪水清涼，大夥兒去洗澡最安逸不過了！」鄧小平的建議，於是大家贊同，踉蹌地疾步走去。

先天稟賦上天恩寵

他們來到一處幽深靜謐的峽谷，峽中有一條寬約二十公尺的小溪，它是岷江上游的支脈之一。進入峽谷，兩岸岩如刀削，溪中流水清澈，沒有激流險灘，水平如鏡，岸影倒映碧水中，無比清幽，原始而古樸、神秘，景色恍如「桃花源」。

毛澤東等見溪谷沒有外人，都脫下身上熱汗濕透的單薄衫褲，跳入溪水內，赤裸裸的像童年時代般的洗起澡來。清涼的溪水泡泡澆身上，滌淨了臭汗與塵垢，心脾俱爽，給了他們無窮無盡的天然享受。

「澤東同志！您的第四、第五點該講了吧！」劉伯承一向有打破砂鍋問到底的習慣。

「你不提，我差點忘記了；現在暑氣盡消，我要講的第四點！」這時大伙兒都游圍在他身旁，仿如一群青蛙般泡擠一起。

「今日的陝西、甘肅、山西三省，即是昔日的關中、隴西地區，地勢險要是古代兵家必爭之地。從戰略上講，朝東邊走可直搗平津；南下是河南，乃中原的心臟地區；北靠蒙古，跟蘇俄很接近，易於得到史達林的援助；朝西南走是四川，是退守休養生息的

地方。所以，咱們北上以陝北作根據地，是進可攻退可守的好地方。」

「哪第五點呢？」性子急的鄧小平問。

「至於第五點，是兩個真實的史實，隋朝隴西紀成人李淵，官拜太原留守使，管轄關中與隴西地區。隋末天下大亂，李淵得到兒子李世民協助，率兵南下攻佔洛陽及長安，得到了天下，父子均爲天子。次是明末的兩大流氓，不！應該說是跟咱們一樣農民起義英雄李自成和張獻忠，李是陝西米脂人，張是陝西延安人；前者攻進北京，逼得明思宗到煤山上吊而死，他自己當起皇帝來了。後者曾攻佔四川成都，國號大西，也過起當皇帝的癮來。所以，我一向主張北上陝、甘、晉地區，不是信口胡言，是有史實的依據，更有現今時勢的需要。」

「咱們大家接受澤東同志領導，揮軍北上！」這些光裸裸的紅軍高級幹部，都被毛澤東說服了，坦誠地發出了心聲。

「我好累啊！需要囑一下！」於是，毛澤東光裸的胴體泡在清淺的溪水中，頭枕一方光潔的石頭，呼呼地酣睡起來；進入了甜蜜的夢鄉。

他一忽兒夢見和貴州侗族少女玉蘭，在烽峰溫泉鴛鴦戲水；一忽兒似乎正和雲南烏蒙山區的「四姊妹」，在露天的天然溫泉內泡澡嘻戲……這些睡夢中的綺美往事，使他生理上起了變化；兩膀間的「那話兒」，在溪水中昂揚脹挺起來，透過潺潺流水，清

澈可見。

「嘿！你們快來看哦！」機伶眼尖的葉劍英第一個發現，於是大伙兒都圍過來觀看；以好奇的心情仔細觀察，像在偷窺一件神秘的寶物。不過，他們大多數偷看後，又俯視自己的胯下物，莫不自慚形穢、甘拜下風！

從這次吃罷山豬肉的川味麻辣火鍋後，從大伙子在峽谷內裸浴後；紅一方面軍的高級領導們在內心裡有一個共識：毛澤東才是他們真正需要的最高領導人，由衷地欽佩他，甚至比「那話兒」也輸了他！

因為，他有天賦的睿智，淵博的學識，卓越的領導力，高瞻遠矚的見解；剛柔並濟，高深莫測的性格；以及雄健的體魄，充沛的精力。甚至他脅窩下的腋毛及胯下的陰毛，濃密的程度，是他們所不及；尤其是「那話兒」的雄偉剛勁，更自嘆不如。這時他們才恍悟，在沿途征戰中，他搞了那麼多的女人，百戰不疲，經久耐用；原來是來自先天的稟賦，上天給他的恩寵，凡人強求不得的。

川東子弟戰績彪炳

毛澤東洗罷冷水澡，一覺醒來，頭腦十分清醒。他想起紅軍從江西大撤退時有八萬八千人，在湘江上游遭到國軍勁旅何鍵、薛岳、白崇禧等部隊夾擊，損失了一大半人馬，沿途轉戰西南各省，有的傷亡，有的被俘

，更多的是「開小差」逃跑了；如今剩下不到兩萬人，將多而兵少。張國燾雖說將少，但擁兵八萬多人，自然聲勢浩大。

一天，毛澤東在會議中指示：爲了補充兵源，要求川籍領導同志朱德、劉伯承、聶榮臻、鄧小平、陳毅、羅瑞卿、張愛萍等各家鄉號召青年參加紅軍，尤其在川東一帶更要熱烈發動。

「爲何在川東一帶要特別發動？」有位川籍領導同志，不明瞭箇中原因。

「我覺得一般川兵作戰都很勇敢，但自古川東人當兵作戰，更是驍勇善戰，壯烈無比。」毛澤東解釋說。

「何以見得？」有人質疑。

「自古川東地區屬於巴國，以重慶（簡稱渝）爲首府，巴渝人的脾氣勇猛剛烈，有其歷史淵源。」毛澤東熟讀史書，滔滔不絕地說：「據青銅文字記載：二千多年前巴渝人唱著歌，跳著舞，爲吊民伐罪的周武王打頭陣，率先攻上商朝首都朝歌的城頭。」

「戰國時代有個巴國將軍名叫巴蔓子，以自己的腦袋做抵押，向楚國借兵抗敵，事成，巴王不願履行割地承諾；後來，巴蔓子自刎獻頭以謝楚國；是爲了給巴渝人留一塊生存的空間。至於三國時代戰敗不屈的嚴顏、明代末葉『桃花馬上請長纓』的女將秦良玉，都是川東人。清代平定太平天國之亂的勇將鮑超，是川東奉節人。巴渝人作戰勇敢，史不絕書，屈指難計；這可能與巴渝人喜

歡吃辣椒有關。」

「嘿！有這等事？」有人半信半疑。

「如今的張國燾，蔣介石等人都不吃辣椒，他們的兵雖多，戰力不強。咱們今天當務之急，是要團結吃辣椒的川湘子弟兵，效法先賢先烈的勇猛精神，發揚火辣辣的辣椒脾氣，揮軍北上，爲紅軍統一中國作出貢獻。」

此後，川籍領導同志，各在川東地區大力宣傳，號召川東子弟加入紅軍，績效昭著。那時節紅軍部隊裡的班長們，都歡迎班裡有一、二個川東兵，想法不外乎希望川東兵在戰場上發揚吃火鍋的辣子脾氣，帶頭衝鋒打頭陣，炸個什麼碉堡，搶得幾挺輕重機槍回來。但不能多，多了就難管得住。

從此，中共川籍將領陸續在四川招募青年男女參加紅軍，以迄抗戰結束，人數有八、九萬之多，尤其川東子弟佔有半數以上。迄至中共統一大陸時，川籍子弟在紅軍中的將官多達九十九人，其中有元帥四人、大將一人、上將三人、中將三人、少將八十八人。他們莫不戰績彪炳，洵是川人的驕傲。

紅軍分裂各懷鬼胎

頭腦靈活，手腕圓融的周恩來，爲求和平解決毛澤東和張國燾兩人間的歧見；於是協調兩方人馬在懋功與松潘之間，位於岷江畔的小鎮兩河口召開會議，會場是在一座古老的喇嘛廟裡。會議由周恩來主持，關於當

前紅軍的未來動向，及目前形勢的評估，雙方的意見南轅北轍，迥然不同。毛澤東認為中國革命形勢正在高漲；張國燾則認為目前革命情勢正處於低潮，故而才落得在這個破廟裡開會，窮得連一枝香煙及一杯熱茶都沒有。

談到今後紅軍的動向，毛澤東主張揮軍北上，朝陝西、甘肅、寧夏方向移動；並把他前述的五個理由說出來。張國燾則主張繼續南下，在川康邊區建立根據地，北靠西康，趁機攻佔成都與重慶；因為古代的漢高祖與唐玄宗均曾一度退守四川；前者創建了劉氏天下，後者光復了李家河山。張國燾還不容氣地駁斥毛澤東的想法是痴人說夢；把張獻忠與李自成拿來自況，無異侮辱紅軍，自甘墮落。

午飯的餐桌上，毛、張二人又為吃辣椒問題，弄得不愉快。張國燾不喜歡菜裡放有辣椒、毛澤東認為菜裡放辣椒越多越夠味、越過癮。後來採折衷方式，伙伙做兩份菜，分開來吃；氣氛自難融洽起來。

餐後繼續開會，吃辣椒的人發揮了熱辣辣的火燥脾氣，踴躍發言支持毛澤東的北上政策；反觀支持張國燾南下政策的只有陳昌浩等少數兩三人。會場上張國燾勢孤力單，最後勉強接受北上方針。

兩河口會議後，毛帶著紅一方面軍爬過一座又一座險峻的高山，向北進發。張則帶著紅四方面軍在後面慢吞吞走，心不甘情不

願，牢騷滿腹，口出怨言。

一九三五年七月一日，毛率領的先頭部隊抵達了毛兒蓋。毛兒蓋位於松潘以西約六十里，離甘肅也只剩一百多里路，是大草原的邊緣。

這時，張國燾仗著自己下轄有八萬大軍，兵力超過毛澤東的紅一方面軍兩倍以上；竟然擁兵自重，公然要挾中共中央，提出改組中央軍委和總司令部，並要讓他擔任軍委主席，給以「獨斷決行」的大權。此舉，實際上是向毛澤東的領導地位挑戰，無異要奪取中央的軍事大權。

毛澤東衡量了現實情勢及中央的立場，不得不作出妥協的決定：一方面堅決拒絕了張國燾的無理要求，批評了他的錯誤；另一方面為了避免分裂，任命張國燾取代周恩來擔任總政委，為了安撫其紅四方面軍的軍心，又任命張的愛將陳昌浩為總政治部主任，可謂用心良苦。

可是，張國燾仍不滿意，因為他旨在奪取中央的大權，取代毛澤東的領導地位。

為了消弭歧見，雙方於八月六日，在毛兒蓋附近的沙窩召開會議，討論當時的形勢和任務，毛則堅持繼續北上。在川、陝、甘地區建立根據地，並批評張國燾的南下或西進想法是不切實際，沒有遠見的；因為紅軍越往西南走，則對中國政治形勢的影響力就越小。毛、張二人為了路線問題，爭辯的面紅耳赤，不歡而散。

復經周恩來奔走協調，說好說歹，雙方暫時達成協議：同意把部隊分為左、右兩路軍，即把原紅一、紅四兩軍混合編組。左路軍由張國燾、朱德、劉伯承、徐向前等率領。右路軍由毛澤東、周恩來、陳昌浩、葉劍英、林彪等率領；中共中央總部隨右路軍行動。

紅軍既然分為兩股、且策略不同、意見分歧，也就是自然而然地分裂為兩個中央，一個是張國燾獨斷決行，另一個由毛澤東發號司令，一分為二、各幹各的、各懷鬼胎。

甜蜜回憶消磨時間

自從毛兒蓋會議後，左、右兩軍分兵北上，沿途毛、張二人齟齬不已，彼此間電報往來，爭辯不休；雙方貌合神離地向北進。兩日後，開始進入了渺無人煙的川西北大草原。

爬雪山、渡湍流、翻峻崖、過草地，歷來被兵家引為行軍的艱難象徵。殊不知，大軍通過大草原，比攀爬大雪山，行走大沙漠還要艱難。

川西北的大草原，上面是野草無邊，下面是黑水瀾漫，士兵們有的踩虛了腳，陷入泥沼或流沙裡，就永遠爬不出來。

這裡沒有村落、沒有人煙、風吹草低也見不到牛羊；甚而連可以供人吃的東西都幾乎沒有。氣候又變化無常。時而風雨交加，時而晴空萬里，時而細雨飄飛，時而濃霧籠

單；恍如女人的心眼兒，瞬息多變。

紅軍官兵們沒有吃的，馬死了就吃馬肉，後面的部隊沒有馬肉，就啃骨頭；連骨頭也啃不到時，就吃草根、吃樹皮，甚至把皮帶泡煮了吃。

有一次，士兵們在草澤裡抓到了一條大蟒蛇；毛澤東叫伙伕燉了兩大鍋「蛇羹」，放了幾把辣椒下去，加上一些雪山老薑，熱氣蒸騰地端出來。當時，毛和右路軍的高幹同志，吃得開心極了，連骨頭也沒剩下一根。以後，毛就士兵們抓蛇捕鼠來「打牙祭」，紅軍經過的路線，蛇鼠可能就此絕跡了。

過大草原整整走了七天七夜；宿營的時候就挖個坑洞，頭頂上支個棚，權避風雨。毛澤東蟄蟄於坑洞內，午夜失眠時，他就以回味在黔、滇兩省境內的許多綺美往事來消磨時間。哪一幕幕的歡聚往事，哪一樁樁蜜愛情景，哪一件件的纏綿印象，歷歷在目，仿如就在眼前。他每晚都以擁抱著這些「甜蜜的回憶」，進入夢鄉。他曾於無盡相思的深夜，填了幾首新詞：「蝶戀花」即其中之一：

「別後光陰春易老，
梅子黃時，
故園薰風早。
記否離筵歡未了，
醉中墮水嗤然笑？
一樣天涯憐綠草，
載酒攜朋，

醒味何鄉好？

想像嬌嗔聲帶俏，
不堪回首情懷惱。」

軍政黨大權一把抓

當時，紅軍的一切重大行動，尙由「三人團」共同會商決定，其組成份子為毛澤東、周恩來、王稼祥（軍委副主席）。惟周、王二人生活嚴謹，從無「艷遇」的浪漫紀錄。因而，在此艱苦的征途中，每晚輾轉反側於坑洞內，長夜漫漫，難於入夢；在精神上他倆既無「綺美往事」可回味，又無寫詩填詞的雅興；不久都病倒了，而且病得不輕，必須用擔架抬著走。

從此，三人團名存實亡，毛澤東軍政黨大權一把抓，可充分發揮他的才智及拓展他的權力，來鞏固其領導地位。可是，殘酷的現實和理想背道而馳，因為鞏固的領導地位必須奠基於自己的實力上；當時他能直接指揮的兵力不到兩萬人，只及張國燾所統率兵力的四分之一。

更令他傷腦筋的，屬於他指揮的紅一方面軍，剛爬過大雪山，緊接著又要通過渺無人煙的茫茫大草原，沿途經歷的磨難比去西天取經的唐僧還多。紅軍士兵的血肉之軀，熬不過大草原的惡劣氣候，有的死於飢餓，有的死於疾病，有的死於錯食毒草，有的死於誤入沼澤……。清點人數，弄成官多兵少的窘態。

毛澤東想到張國燾的紅四方面軍，恰是官少兵多；於是，他密令紅一方面軍將領朱德、劉伯承、彭德懷、林彪等在沿途儘量運用裏脅、勸說、利誘，或拉攏的方式，收編張國燾的士兵，以壯大自己的實力。

剛過了大草原，機警的張國燾發現事態嚴重，如此搞下去，他的部隊豈不要被毛澤東逐漸「吃掉」。由於，拉攏或收編張國燾部隊的行動，以朱德與劉伯承做得最積極，簡直是明目開膽地搶拉士兵。

一九三五年八月三十日，張國燾要求朱德和劉伯承把拉攏或收編的「士兵」還回來；另要求朱德跟他一起簽字調右路軍南下，跟毛澤東劃清界線，為朱德拒絕。

當天深夜，張國燾惱羞成怒，派重兵包圍了總司令部，把當時的紅軍總司令朱德、總參謀長劉伯承軟禁起來，不能跟外面連絡；失去行動自由。

九命怪貓大難不死

當時在左路軍的張國燾，挾持朱德以總司令部名義，向右路軍的毛澤東等發出電報，稱葛曲河水漲，不能徒涉，滯留不前。

同時又向他的愛將陳昌浩發出密電，命令陳昌浩阻止毛澤東的右路軍北上，必要時可以用武力解決毛等一千人。哪時節，混合編在右路軍內的陳昌浩，他麾下統率有兩萬多人，內有砲兵與騎兵旅，是張國燾嫡系的精銳部隊。

張國燾盤算，這一次必然會把毛澤東「幹掉」，因為陳昌浩的營地與毛澤東的營地相距僅有五華里（約二公里）；何況毛的直屬部隊只剩七、八千人，眾寡懸殊在三倍以上。

當時，張國燾發出密電後，心中暗爽，留在大營等待好消息，以為這次的奪權行動，勝券在握，今後穩坐中共中央第一把交椅寶座。

張國燾發給愛將陳昌浩的密電內容如次：「來電均悉。余經長期考慮，目前北進機會不成熟，在川、康邊境建立根據地最為適宜，俟革命高潮時再向東北方向發展。望勸毛、周放棄毛兒蓋方案，同右路軍回頭南下。如果他們不聽勸告，應立即監視其行動，若執迷不悟，堅持北進，則以武力解決之，執行情況，望及時電告。」

毛澤東可能真是一隻九命怪貓，這一次又大難不死。

因為這封密電發來之時，陳昌浩正巧不在營地指揮部內，電報員不知就裡，竟把密電交給指揮部官階最高的首長葉劍英，他當時的官職是左路軍參謀長。葉劍英匆匆看了內容，其中最後幾句指示陳昌浩：「應立即監視其行動，若執迷不悟，則以武力解決之。」

葉劍英是何等聰明的人，當然明瞭其中隱含的玄機與殺機。

他心中暗自琢磨一番，自己究竟應站在

哪一邊才對，這是他一生的轉捩點，成敗生死關頭，不可猶豫，必須當機立斷，作出選邊的抉擇。

他雖是廣東人，但跟毛澤東、朱德、劉伯承、劉少奇、鄧小平等同樣喜歡吃辣椒；他的腦海浮現出一些影像，就是日前他和毛澤東等一伙，在松潘圍坐一塊兒吃麻辣山豬肉的豪放情景；當時毛澤東曾說：

「張國燾、陳昌浩等是不喜歡吃辣椒的一伙，也可能是不夠革命的一伙；今後咱們這一伙喜歡吃辣椒的同志，要團結在一起，辣椒大家吃，革命大家搞……」及後他們一伙跑到峽谷內洗澡，脫掉衣褲，赤裸裸、光溜溜的泡在一起，圍在淺水中靜聽毛澤東侃侃而談北上的五點高論，一字一句牢記在心。

葉劍英救了毛澤東

最使葉劍英印象深刻的，是他首次發現毛澤東在淺水中熟睡時，毛兩胯間的「那話兒」昂揚脹挺起來的雄姿；當時大家都自慚形穢，甘拜下風；認為毛澤東生有異相，生理秉賦與眾不同，可能是小說上的「真命天子」降世。

這一幕又一幕的影像，促使葉劍英作出了站邊的抉擇。

於是，他借口出外巡視，騎馬馳赴毛澤東營地，把密電交給毛澤東看，大吃一驚，急忙抄下電文，並親切地拍著葉劍英的肩膀

說：

「劍英同志！你幹得漂亮；但請不要向別人說我已知道電報的內容！」葉劍英封好密電封套，再馳馬跑回指揮部，機靈地把電報交給陳昌浩的秘書。

哪天的下午，陳昌浩和毛澤東都十分緊張而忙碌。陳一方面婉言轉告張國燾的命令。

另一方面密令其部隊緊急待命，等候展開突襲行動。毛則一方面儘量跟陳昌浩虛與委蛇，設法拖延時間；另一方面快速通知紅一方面軍及毛的支持者，趁著晚上的夜霧，偷偷地溜走。

翌日凌晨，陳昌浩的兩萬大軍，向毛澤東營地發動大規模的包圍行動，發現是一座空營，才知道毛澤東這隻老狐狸早先一步逃走了。他回頭又發現參謀長葉劍英，蹤影杳然，恍悟是葉劍英走漏了消息。

葉劍英這位喜歡吃辣椒的「廣東佬」，因這次告密救了毛澤東一命，贏得信任，獲到不次拔擢；以後迭升任廣州市委書記（市長）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，常委；後來在紅軍中晉階為「十大元帥」之一。

陳昌浩為了徹底執行老長官張國燾的指令，絕不容許毛澤東等就此逃跑了事；於是他下令其副參謀長李特，率領一個精銳的騎兵旅追擊；因為毛澤東的步兵行動遲緩，騎兵會很快追上，他和張國燾一樣的暗爽，毛澤東這一次死定了！（未完待續）



劉昌博「戲說毛澤東」插圖（文見 146 頁）

①左起：鄧小平、劉伯承、朱德 1938 年合影。

② 1973 年時鄧小平（左）與徐向前（右）合影。





①毛澤東以游泳來健身。

②任八路軍政治部副主任時的鄧小平。

③曾經救毛澤東一命的葉劍英，任八路軍參謀長時的照相。





① 周恩來（前左二）、葉劍英（前右一）與美軍合影。
② 毛澤東（左）與朱德（右）早年合影。



- ① 聶榮臻早年的照片。
- ② 任八路軍一二九師副師長時的徐向前。
- ③ 羅榮桓早年的照片。